

杜佳

现身于书写与影像的保罗·策兰：

重返受创般的无言与寂静

已经发生的事，即为“事件”，它们无所不在，亦不能被替代和简化。

对于诗人保罗·策兰，“已经发生的事”是出生于切尔诺维茨一个说德语的犹太家庭；是二战爆发，不得不终止在法国图尔医学院的学业返回罗马尼亚，转而攻读罗曼语文学；是双亲被纳粹抓进集中营不幸罹难；是背井离乡，漂泊至终生的流亡之地——巴黎；是与一位出生于法国贵族天主教家庭的女艺术家吉赛尔·莱特朗奇登记结婚；是被诬告抄袭的“高尔事件”；是精神崩溃导致的“疯病”……它们横亘在诗人的生命里，如假包换，却不是诗歌直接的对象，因诗人从来拒绝不假思索和批判地接受现成的图景，而呈现“处心积虑”的晦涩、浓浓的寂静与谨慎的呼吸……那些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所重建的内涵和词语”引领我们，不断敞开展读的经验，在自身记忆中植入一段“策兰密码”。

7月1日，“已经发生的事无所不在：策兰主题放映讲座暨手迹展”在北京刺鱼书店举行。活动以纪录片放映、主题讲座、手稿展等形式为抵达诗人所处的时代和创作提供了更多维的视角。

正如展览前言所说，保罗·策兰的诗走在其时代的最前面，他孤身闯入一片未有人迹踏足的语言荒地。他的德语是断裂的、多意的、暗蚀的，其灰色、无调性的书写与同时代德语抒情诗的咏叹调完全不同。因为在那场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之后，曾经的一切写作变得不再可能，语言线上的风景变了，正如现实的风暴……

面对语言土壤下那一片人类的灰烬，诗人在一张泛黄的纸片上写下：

我承担 J'assume

我抵抗 Je résiste

我拒绝 Je refuse

这个写于1961年6月8日的句子，字迹几乎是轻盈的，书写优美的倾斜角度、字母与字母之间疏离的间隙，与它所表露的心曲形成微妙的反差——假如在心底默念，读出它们的节奏，一定是缓慢、沉稳而坚定的。

已经发生的事无所不在

《狼豆——从切尔诺维茨到米哈伊洛沃夫卡》，这部制作完成于2020年的纪录片，源自策兰的诗歌《狼豆》，其源起是策兰文学遗产执行人贝特朗为写《策兰图传》，邀策兰之子埃路克一道重走策兰故里切尔诺维茨。这个逐渐壮大至六人的队伍足迹从劳改农场、校舍、集中营遗址，延伸至崎岖的边境公路、林中池塘，这一场亦步亦趋的行程并非策兰早年生活的图解，影片的轻叙事性，对不十分了解策兰生平的观众来说，甚至可

能“语焉不详”。

对于这部影片来说，如实记录的意义恐怕远远大于叙事性表达。首先它记录了“重走”的这一趟旅程，其次，它素描了经历历史性灾难后，一些地缘意义上的面貌。跟随镜头，我们得以看见那些曾湮灭无辜生命的集中营遗址外野草从生的荒芜景象……于是影片引发了一个思考，当一切可见、可感的物质不复存在，甚至灾难本身被很多人遗忘之后，我们要如何去叙述、记录、思考灾难？在这个意义上，影片所记录的“重走”，以朴素的姿态在行动和思想上接通了策兰的诗与思。

伴随由画面中心向屏幕四周不断漾开的水波，画外响起策兰诵读诗句的声音，眼前之物与思绪也逐渐涌向未曾抵达之处：

母亲，你叫它

狼豆，不：

羽扇豆。

昨天

他们中间又有人到来

杀死了你

再一次

在我的诗中。

……

母亲，我

输了。

母亲，我们

输了。

母亲，我的孩子，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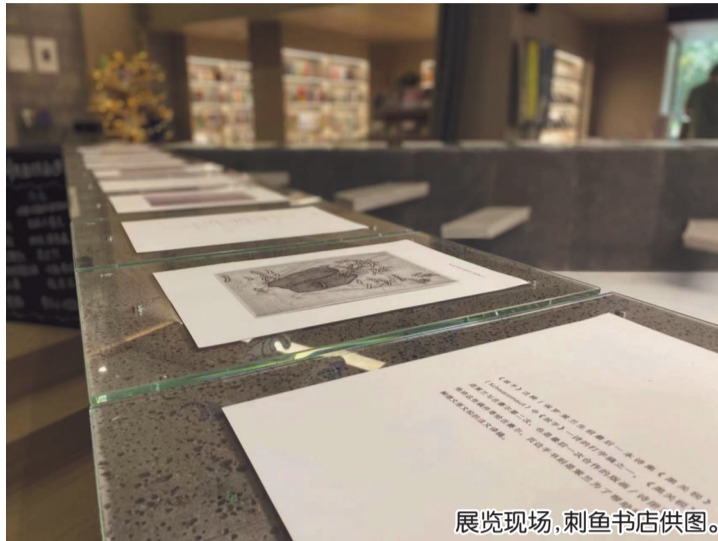
看起来像你。

（摘自策兰《狼豆》，孟明译）

策兰曾说过诗是“母亲唯一的墓碑”。在历史的星空，他的诗，那些“对抗精神暗夜自我疗愈”，也是死去的犹太人的墓碑，每一首诗，“都是一个战场”，一个“线太阳”（语出策兰诗名）。

“它们的经过，是为了重新在场”

无论在生活上、创作上，还是精神上，策兰与妻子吉赛尔之间的联结都密不可分，不同于以往谈及策兰多有提及的女性巴赫曼，这种联结和影响终其一生，也更为深刻和隐秘，在阅读策兰作品本身之外，为深入诗人的领地开辟了另一条路径。



展览现场，刺鱼书店供图。

通常人们只在谈论策兰时谈及吉赛尔，作为一位出色诗人的妻子，她艺术家的身份因此受到某种程度的遮蔽。事实上，吉赛尔的创作生涯自20世纪50年代始伴随一生，涉及水彩、综合材料拼贴、素描、铜版画等，其中，用腐蚀性溶液腐蚀或直接雕刻在金属版上作画的铜版画占绝大多数，是其造型艺术成就的最高体现。

展映的另一段实验短片名为《满目时间》，前半部分是吉赛尔几乎大部分代表作的集合。尽管影像作者将其做了一些颜色的处理和动态上的变形，但“阅读”这些影像的过程中，我们仍能明显地感到，作为艺术家的吉赛尔所使用的抽象语言与作为诗人的策兰在语言气质上的相通——试图赋予不可言之物、之思以形体……“文学不断滋养激发她（吉赛尔）的创作，但她也无时无刻不警惕着文字，尤其是诗歌对图像语言的侵蚀”（张何之画论《灵魂的骨骼》）。这些抽象的图像语言，用类似矿物结晶的图形作为基本的图式单元，并通过控制图形群落之间的空间关系表现某一主题，是吉赛尔在相当长的创作阶段里热衷使用的。即使时空相隔，也能直抵读者感官，它们是“非常浓密的、存在一些断裂的结晶体”。值得注意且令人唏嘘的是，以策兰的逝去为分水岭，这种语言在1970年策兰过世后就消失了，转而呈现为一种更接近传统版画的，更为放松、也更为具像的语言。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显著信息是，策兰对吉赛尔版画的命名几乎贯穿艺术家整个50-60年代的创作，策兰去世后，吉赛尔的大部分作品都标为“无题”。

“在你的版画中我认出了自己的诗，它们的经过，是为了重新在场。”1965年3月29日，策兰走进妻子的工作室，在一包铜版的纸上写道。而吉



保罗·策兰

赛尔也在1966年1月4日的通信中对这句话作出回应：“你曾对我说，你在我的画中重识你的诗歌，对我来说，没有比这句更美、意义更大的话了。”

策兰用“呼吸结晶”命名了两人出版于1965年的第一部作品集。《呼吸结晶》的最后一首诗《擦锈》这样结尾，冥冥中呼应了这种文学语言与图像语言间的往返流连：

时间裂痕的

最深处，

临近

冰的蜂巢，

等待，

呼吸结晶，

你坚定不移的

见证。

（孟明译）

将语言交还给生活

策兰研究者张何之在题为“歌的传统：人类之外，依然有歌要唱”的专题分享中，不无遗憾地谈到当下策兰研究面临的一种境遇，即今天至少存在两种面貌的策兰，一种诉诸策兰本人的声音，另一种则是基于作品而产生的对他个人或诗歌的阐释。奇怪的是，诠释策兰的声音在很多时候都淹没了策兰本人的声音，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世界范围内，而这几乎是每一个晦涩、复杂的写作者不得不遭受的共同命运。尽管近些年来为调整这种声音上的偏差，德、法等国的研究者做了相当多的考据工作，丰富了关于策兰的学术研究资料，但其与更广泛的读者接受之间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距离。

因为保罗·策兰生前非常反对就自己的诗歌作出任何诠释，《保罗·策兰1934-1970通信集》的出版为读者提供了另一条可能的路径，即通过阅读策兰的书信来理解某些他关于诗的观点。此外比较重要的工具书还包括《保罗·策兰诗全

集》，这一著作几乎考据了策兰每一首诗的起源与变化，考据了诗中词语的出处，厘清了其中哪些属于策兰独有的“发明”。

反观目前策兰研究中存在的遗憾，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次手稿展陈。既往阐释为阅读策兰打开了一条道路，由批评阐释回到诗歌的阅读顺序本身是否意味着一种遮蔽尚待商榷。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当我们与策兰不同类型的手稿面对面，亲身对照译文加以解读，这其中包含策兰笔记、阅读批注、信件、格言、诗稿，以及唯一一本日记，追随诗人的目光和手迹，“见证他如何从日常提取语言”，如何“使摘得的字句脱离原本的语境”化为诗。策兰说“诗是浓缩了我们所有期年记忆的聚合体”，因此，不厌其烦地将语言交给生活，由细部和深层去改造它，几乎可以确定是诗人赋予诗的独特角度，是策兰的诗学。

缓步于展陈区之间，策兰在阅读某本书时，对一些句子着重划线的情形俯拾即是，他甚至直接将诗写在某一本书边缘的空白处。当观察到日常之物中的表达性，也会立刻在笔记上生成一些句子或小稿。仿佛仍然携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无声诉说：诗不仅仅是灵感式的、突发式的，对于策兰来说，诗是一种异常辛勤的劳作。

“陈列的目的，并不是窥探策兰的生平跟八卦，也不是我们阅读策兰所必须的辅助和参照，它更大意义上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关于爱的付出与劳作。”张何之与读者交流时说，“如果我们读策兰的诗，想听一听策兰自己的声音，就不妨回到他的诗，回到他写过的信、他的日记、他的摘抄。相信在虔诚的阅读中，将产生纯粹的对自我的让渡和付出，我们会静下心来倾听诗人究竟说了什么，写了什么，以及在文本背后，他究竟抱有怎样的观点和立场。”

一个文本的完结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完结，它等待的是更多阅读的目光，这种等待跨越时空，被赋予无限多的可能性。借助阅读这一“反垄断”的动作，我们得以一次又一次重返初次阅读策兰时遭遇的那种受创般的无言与寂静。

虞婧

要先往前走，路的模样才会出现

——“95后”网络作家的硬核和温柔

中以后，时间变得紧张，他只能在假期写一写、存存稿，玄幻、仙侠、科幻、同人的题材都会尝试，多数是作为灵感保存记录着，并没有发出来。直到高考结束了，一直对写作心心念念的他，才有机会正儿八经地开始写小说，也获得了人生中第一笔稿酬。“有六百块！当时用这些钱给家里人买了很多礼物，我头一次感受到了通过写作获得认可的喜悦。我写出成绩后才告诉家人，也没有为了说服他们浪费时间精力。”

2021年7月，轻泉流响的《不科学御兽》在起点中文网上架。在此之前，他比较受欢迎的小说是同人小说。在连续写了600多万字后，轻泉流响感到巨大的匮乏感，写不出太多新意了。尽管也会担心原有流量的消退，这是同人作者转原创的硬伤，他还是决定转型突破，尝试创作全新的宠兽形象和世界观。

确定要做一件事后，轻泉流响很有条理章法。他很明确自己更喜欢写“治愈系”的轻松日常，所以要区别于偏斗虫、斗兽等战斗游戏的传统御兽文，传统的热血战斗固然可以让人血脉张张，但与萌宠的日常互动也能治愈现代的压力人群。动笔之前，他分析了御兽文题材的内部丰富性和受众群体，细致琢磨了人和宠物之间感情的表达方式。最终读者在小说中看到了迷团和冲突，但没有尔虞我诈和阴谋算计，更多的是一只只宠兽带来的心灵温暖和轻松愉快。

敢于尝试和持之以恒带来成果，《不科学御兽》富有神话和童话色彩，重新思索了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引发读者共鸣，在平台均订超9万，位列2022年起点读书月票年榜TOP10，轻泉流响还入选了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2021年度）新人榜，作为《2022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95后”代表作家作品示范，《不科学御兽》也于近期入选了第二届“网文青春榜”年榜。

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轻泉流响还是一贯的沉稳。“写作心态上没有什么变化，就是以前因为写文社交比较少，现在可以通过活动认识一些同行朋友，有交流蛮好的。”在他看来，他们这一代写作者有活力，能更快地把网络上新颖的东西融入作品中，但前辈作家们拥有他们还不曾积累到的人生阅历，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纵然千军万马，能打败自己的只有自己”

“从2021年7月9日，到2023年6月9日，这场持续了快两年的长跑，终于结束了。”1999年出生的三九音域近日完

了他的小说《我在精神病院学斩神》（下称《斩神》）。至完结，《斩神》在番茄小说客户端的收藏已经有2100万，阅读人数超3000万，同样入选了第二届“网文青春榜”年榜。

三九是在大学时开始写小说的。“每天7点就从宿舍抱着电脑去找教室码字，冬天还不开空调，只能一边搓手一边敲键盘……开始的那几个月，每天稿费也就两块钱。”到今天《斩神》成为网文圈的“爆款”作品，三九不是没有受到过干扰。写到第三卷的时候，故事的开展需要换地图，但有一部分读者质疑他要开始“灌水”了，评论不太友好。

“其实我是想表达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前两卷写的是‘热血’和‘守护’的主题，第三卷我想加入‘思想觉醒’‘先驱’‘反抗’这样深度一点的思想底色。可能有些读者不太适应，觉得节奏变慢了没意思就弃坑了。”三九是个温和内敛的人，那段时间，他也经常怀疑自己，但还是按自己最初的规划坚持下去，适当删减，加快一部分剧情节奏，再跟上个地图联动，口碑才有了反转。“要是大部分读者的预期跟我的大纲有偏差，但是偏差不大，我是会试着改大纲的，我尊重读者的合理意见。但是原则性的不会改。”他还是想让读者在享受阅读快感的时候，也能悟到更多的思想价值。

和“95后”作家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坚持，有能力把许多有趣的现象和新颖的观点通过故事传达出来。他们也在网络世界里遇到了不少挑战，有的被质疑类型题材小、同质化写作，但还是坚持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努力打破类型文的局限；有的被过激的读者评论影响到正常生活，通过调整慢慢找回自己写作的初心，回归写作回馈更多读者；有的勇敢接受自己上一本书写得不够好的事实，给自己打气，开一句“我是书没写好，又不是死了，下一本还能写好”的玩笑。

虽以张扬个性著称，但“95后”写网文的年轻人身上也有着成熟和担当，温柔和耐心。“纵然千军万马，能打败自己的只有自己。”新生代写作者的身上透出他们小说中不服输的少年热血和希望大家都能快乐的宅心仁厚。

“后浪”，让青春不惧一切

6月11日，由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南大学、安徽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七所高校联合主办的第二届“网文青春榜”年度榜单发布。《道诡异仙》《我本以

为我是女主角》《寄生之子》《寰宇之夜》《这游戏也太真实了》《魏晋干饭人》等14部作品脱颖而出，彰显了“Z世代”独特的阅读风貌与文学表达。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执行副主任李玮介绍到，在以网络文学为载体讲述“中国好故事”的时代大潮中，青年是主体，创新是动力，这正是“网文青春榜”命名之由来。

活动上，起点读书“字在青年”全国高校新锐作家选拔赛同步启动。这一活动是为了激发校园群体网络文学创作的兴趣与潜力，挖掘更多网文创作的优秀“后浪”。赛事将设置原创、同人双赛道，同人创作书单囊括《鬼吹灯》《庆余年》《全职高手》等经典网文IP作品，给予“Z世代”个性创作的充足空间和可能，作品满3000字即可投稿。

“网络文学的读者主体是年轻人，这就要求多数创作者必须与青年实现共鸣。在这点上，年轻无疑是创作者的财富。”阅文集团副总裁、总编辑杨晨说到，“网络文学的‘白金大神’作家中，80%写作生涯都始于30岁之前，约26%的作家在22岁之前就开始写作，这个年龄正是大学毕业之前，这群年轻人中的77%在25岁之前就已经有代表作了。”

除了层出不穷的新颖设定和强烈的故事感，“95后”作者在写作时会深入思考作品的内容价值，不再满足于简单套路和浮于表面的短暂快感。比如“95后”科幻作家九月酱不再局限于传统科幻符号的套用，曾任某大型公司驻外财务、在非洲工作多年的他，把当地的见闻、行业知识与想象力结合，完成了《大国科技》的连载更新，更多地在小说中融入了年轻一代的前瞻思索与家国情怀。“00后”作家慈莲莲在15岁时就对非遗文化产生了兴趣，她利用学校游学、家庭出游等机会，实地探访当地的非遗技艺，她的《一梭千载》便是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杭罗织造技艺”为主题。

“回眸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是当时新青年们对于社会强烈地关注、积极地参与，才不仅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也使中国社会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对年轻一代的网络文学作家寄予厚望，“今天的网络文学除了要继续保持创新精神，也需要对社会现实保持关注，同时也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网络文学相结合，不仅仅写出故事，更是以网络文学为媒介，参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青春不惧一切，这些年轻人的个性和主见、专注和执着，终将凝结成富有生气的中国故事和响亮的中国声音。

“整顿职场”“反PUA达人”“清醒且自由”“网生一代”，当大家谈起“95后”“00后”时，总会想起这些个性化的词语，这一代有着更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追求遵从自己内心感受的生活，热爱时尚和创意。“引人瞩目”的同时，他们也会被质疑责任心不够、缺乏团队意识等等。

当这些年轻的力量遇见网络文学，便有了新的强劲动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22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年轻化是近年来网络文学更新迭代的突出现象，“95后”“00后”已成原创主力军，阅文集团2022年新增注册作家中“00后”占比达六成，年度作家指数TOP500的新面孔中，“00后”占比提升10%，报告认为，“Z世代”用户与生俱来的数字化生存体验为网络文学注入了灵活、敏锐、前沿的新鲜血液和勇往直前的锐气。

网络文学固然在“95后”新锐作家的笔下更加生机勃勃，“脑洞”和“梗”创意不断，也同样会被认为“轻松有余，深度不足”。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年轻的他们为了写作都付出了什么？轻松的字里行间没有更遥远的考虑吗？他们面对的只有键盘和屏幕吗？

写作的活力在于不自我设限

1998年出生的轻泉流响从小学开始接触网络小说。我在某次会议上见到他时，觉得他虽然年纪小，但有一种说不出的稳重和冷静。谈起接触网络文学的契机，他说是受家里人的影响。“我爸爸每天下班后就喜欢拿着手机在沙发上上看小说，我因为好奇就偷看了几眼，然后便一发不可收了。”

到初中时，他萌生了自己写小说的想法。轻泉流响尝试了当时喜欢的仙侠题材，因为第一次尝试从看到写，文笔和内容都有许多欠缺，这一本书写到了20万字还是没能签约。到高

